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六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纂輯

周立勳勒卣　彭賓燕又

曾孫徐孚遠闇公校

徐司寇奏疏

疏　徐陟

奏爲懇乞天恩酌時事備法紀以善臣民以贊聖治事

公此疏在大法小廉而疏後惰尤惓惓于小民真仁

臣一介草茅眇無知識荷蒙聖恩拔植濫厠留都

人之言故

三法司之末。感激遭際。莫罄名言。臣自任今職以來。歷審一應罪囚。習見人情日流於放逸。國典未見其欽遵。事關職守。不容隱默。輒敢昧死爲我 皇上陳之。

計開

一竊盜軍舍餘丁 臣查軍舍餘丁。凡竊盜止問罪而免刺字。三犯則與民三竊者一體處絞。此輩偷盜之罪。既不少貸之於先。三犯之絞。又不末減之於後。止是中間免刺一節。與民不同。蓋 國初見軍官軍人

等身在行陣萬死一生以立戰功故以此優之推而及於餘丁人等亦免刺耳今之軍人偷生冗食非國初之比甚矣軍官軍吏總小旗將軍力士校尉勇士猶有職役可託名目稍優是以稍知畏懼不敢多犯若軍人正餘廚匠舍餘人等頗以不刺為例謂得掩飾轉相效尤累無警畏視民十死八九實為長奸

臣愚以為此輩既不為有罪矣又何必獨免其刺以冀之趨而教之偷乎今請著為定例與民犯一體刺字俾得其平如遇征調巡捕等項稍有微功者准與

告官起除使知自新庶作其勇

一詐欺取財貪贜不止臣惟見行律法小民小臣犯贜分尅亦必追問入官給主蓋彼于上無法而無所畏憚故也宜其知所懲禁矣而有屢犯不悛者豈無自哉比犯贜私臣於審錄時每見犯該追贜罪囚輒與僚屬嘆論即報所傳巡撫總督等官被人指摘贜私累至數十萬 朝廷大法僅行于下而不行於上往往止于降調重者不過閑住爲民若充軍則十一矣追贜者蓋萬一耳是累犯贜之徒少者罪反重而

宜嚴多者罪反輕而宜縱乎此其故不可言也夫天下之財皆民之膏血　朝廷之財也向來督撫在外或以兵餉或以加派或以勸借或以酷刑或以訪拿或以紙贖或公行取討或虛價勒買或因事受財或侵盜庫藏百計攫奪于軍尅削于民爲神人共憤及被論劾獨得偏厚追贓之法降調者仍享富貴退黜者亦以富終其身及于子孫曷足以示戒是以官民效尤屢犯不止此不當盡法以立之防乎或謂言官風聞未必皆實臣愚以爲一人之言容或有風聞之

說、然亦未必舉他事即無誤、而言人之贓私即有誤也、又時當舉劾之會、以臺諫數人之耳目、訪以旬月之久、所講求亦既詳且盡矣、所言贓私、果百無一實乎。縱使虛情相叅。亦當行令各該巡按御史勘實追服、不當只以降調等項塞白。臣又聞之、各處巡撫總督提調等官贓盜、以前二十年之間爲甚、必須申嚴律例、凡大小臣工、被論贓私勘實與民一體立限嚴追、仍盡官吏受財本法、追發。併議中外諸臣庇貪欺罔者之罪、以杜奸黨。其二十年之間、江浙福廣南北

直隸等處腹裏及各邊關一應督撫等官不拘在任在家遷轉聽勘回籍等項但有贓私狼籍形蹟顯著者亦必須吏部都察院同兩京科道從公會議糾劾逐一追贓解部以充邊儲以雪郡忿用寛民力或賜民租其追贓未完者催完未勘者催勘欺庇黨護者必罪庶足以爲天下臣民詐欺貪黷者之戒如此而後　國法庶幾其少伸也

一侵換給主贓物臣等因審南京兵馬其人而知其然弊亦不止于此有等人官贓私干係違禁民間所

不敢用、變賣無主者、收貯各衙門庫內日久贓吏併監守人役抵換、及致踈虞損失、誠有可惜、又有各處變賣贓物、往往通同賤估抵換、及將賣價匿入私囊、不濟公用、臣請定爲罪名、不拘在內在外、以充 朝廷犒賞之用、仍要犯人招出餽送進倒物件之人及行令科道訪實奏 聞處治、出者受者之罪、其民間可變賣者、悉應陸續變價造册送部、以充邊儲、不得容留在于各衙門、致令似前埋沒、失所巡按御史滿日、將已未變賣曾否送部奏報、如因循故違、及換給

主賍物者、分別治罪追賠以警奸貪、

一恐嚇取財屢犯者、臣查得律法凡恐嚇取人財物、計賍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南京棍徒等項犯此者已經刑部問擬送、臣等審問發落訖、但此法初不專爲小民設也、大小職官吏書人等、有犯亦當以此施之、夫何向來法制、但施于民而不加于官、是以官吏肆志百計嚇取、小民畏威、曲恐敢怒、而不敢言也、致如某國公某近年因發遣軍犯、先自詐取、送與財物、勒添至數千兩而後止、夫官民賍物只當供 朝廷

之用、各衙門豈宜乘機嚇取、是與 朝廷爭財、罪狀非細、臣 請定爲罪例、凡此等衣冠、恐嚇大盜、務盡本法、併官吏受財、追奪之法、同僚及吏書人等、俱得一體舉首、如有不行覺查舉首、及通同作弊者、或被他人告發、或被科道論劾、與犯人一體治罪、

一奸民違法、臣 惟投獻詭寄、及飛計等項之弊、南京士民、往往有之、近來天下府州縣、凡奸民之田、詭寄於官戶者、亦甚衆矣、小民或以十分之四五、當十分之差、或以十分之六七、當十分之差、而此輩安然坐

享富實、則包庇者廣耳、不立之法、以障狂瀾、則田產將盡歸巨室、而小民之戶田稀矣、皇上寧復望有當差之民耶、小民若之何而可存活也、伏望皇上亟念民隱、斷自宸衷、特降德音、令法司衙門會同戶部酌議大小職官等項濫受投獻、詭寄影射一應之罪、以蘇積困、以廣我皇上愛養元元之意、若有自首者、姑免其罪、其田聽與小民一體當差、悉將黃白二冊、改正、如有不首、及本戶似前偷利不肯當差者、許里甲人等據實舉首、治以應得之罪、仍將其田

入官收租送部以充邊儲所司明知故縱者併治以罪則小民庶乎可少存萬一矣

一官家網利臣　查律法官豪勢要之人乘船經過關津不服盤驗者杖一百此蓋謂各衙門自恃官勢强越關津者耳關津乃衆人共行之處不服盤驗非越分生事之比況以有官者尚坐前罪至於運河乃專爲粮運而設驛遞官船亦是借行況私船裝載客貨者可横行其間而無忌乎近來官宦家人假充弟男子姪名色撑駕官民船隻滿裝貨物所至商販漁獵

民財憑藉官勢而奸惡聚衆欺打餘船橫行河道阻遏糧軍擾害地方毆逐閘壩官吏毀罵軍民人等無所不至甚非禮法必須分別等第定爲罪例今後不拘官民宦家弟男子姪等項但有撑駕貨船仍前生事攪擾運河及一應河道者不分有無違禁貨物許所在地方各色官民人等徑自捉送所在官司將犯人治以重罪船隻貨物盡行入官變賣送部濟邊其捉送之人若無利賴必不肯任怨行事仍須照依匿稅律法於入官內將十分之三充賞以鼓其趨支武

職官、縱容家屬生事應叅究者叅究應提問者提問、
所在官司、如或狥情故縱、撫按官一體訪查、以罷軟
論斥、庶豪惡知警、
一熱審恩例、臣三遇熱審之期、每切仰見我　皇上
好生之仁、萬物一體、無彼此厚薄、但地有遠近、而數
有多寡、向來北京罪犯、德音甫降、即沾恩澤、計期至
六月中止、常兩月有餘、南京路遠三千里、必俟文書
到日、始爲減免、亦以六月終爲限、比之北京沾恩每
少一月之數、南北之民皆　朝廷赤子、　皇上之施

行亦非不欲均平也地勢阻之耳然地不可縮而法

則可以隨在而宜之況南方暑熱六七月之間正熾

若不爲之議處不幾于重虛　皇上之恩而徒使畱

都人民仰望之懸懸乎臣請今後以不定之日數議

爲定例北京自恩命渙頒之日筭至六月終止凡若

干日南京合無不拘六月終之限以文書到日爲始

亦令筭足北京日數俾得齊沾　聖澤庶乎加惠畱

都重地之民矣

一死罪孕婦臣查婦人犯死罪懷孕者產後百日行

刑、蓋立法之意、以行法在百日之內、則其所生子女、不得乳哺、必致喪失、故爲此限、誠不忍以一罪而傷二命、又計本婦所生百日之外、有翁姑父母兄弟等項、至親設法代哺、尚可全辜故也、臣常尋問送審干証諸人、探知死罪孕婦、但有出孤貧遺腹、別無翁姑父母兄弟等項至親依靠者、則其百日之後、將何所歸、又況幼小無人收買、必至遺棄、此不至併殺之巳乎、我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北京每歲秋後三覆奏、重罪死囚、動以寬恩緩死、感頼再生大造、此等幼

男何辜因母之故孤寡無依而併喪其生邪古人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著爲美談于物且然況此幼孩業已成人不爲立法曲全不幾于梗　皇仁而傷元氣乎臣請爲定例以補律之未著今後凡死罪孕婦如有親人可以付托所生者供依本律施行若遇前項無夫及無親人可托者合無審究明實與的寬限年月待所生子女可以自行乞丐然後行刑庶可保全幼孩之生其或假此欺弊者治罪如此將見我　皇上無疆之澤覃敷于無告蟻類而律法之本意并全

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五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許濟徵价夫　參閱

龐中丞摘稿

奏議

龐尚鵬

題爲釐宿弊以均賦役事　均民灶徭役

切惟民間大患、莫甚於賦役之不均、賦役不均、實由於優免之大濫、臣自祗役以來、即議立十段錦之法、

通行各府州縣、查將十甲內丁糧、除四甲已經編過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六年、凡官吏舉監生員軍竈匠丁、係例應優免者、俱將應免之數、開列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止從一甲內優免、其餘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已經見諸施行外、惟於竈戶尚有詭寄冒濫之弊、臣巡歷所至、士民舉蹙額而相告、皆曰竈戶自優免外、應與民一體當差、然有司官又以其藉口辦課為詞、止將銀差量派、全無力差、甚至所免之數、反倍蓰於所納鹽斤、故姦民

避重就輕者，往往寄竈戶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爲不均等情，臣就經案行各府查議去後，今據杭紹等府議稱民爲邦本所係，鹽乃 國課所資，近議優免太濫，以恤民艱，重邦本也， 國初優免竈丁，以防逃散，裕 國課也，然二者有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若非酌均平之法以齊一之，安能使民竈兩便，蓋 國初立法，竈戶辦鹽上場，候商支領，積貯之久，有消耗賠補之苦，故每一大丁，優免田百畝，近時各場鹽課（此見兩浙辦銀，兩淮辦鹽，其法不同）俱已奉例改徵折銀，每一大丁歲納課銀一兩八錢，

大丁外止以實徵小丁納銀之數爲主。如一錢者免田五畝五分五釐零。其餘二錢三錢。以致六七錢者亦朋足一兩八錢之數。准作一大丁。亦俱免田百畝。夫以一竈丁。每年止納課一兩八錢。而免田已至百畝。若依民間所輸里甲均徭。幷各項均需差務論之。每一畝歲該用銀五分。總計前田百畝。共得免銀五兩。比之所納課銀。多餘三兩二錢。此外免剩之田。又止量派輕省銀差。是果所免倍於所輸。況竈戶完課有終歲之樂。百姓雜差無息肩之時。故人皆樂於趨

竈。巧於避民、或借義男名色、或假贅壻緣由。人本非竈也、而或揑認爲子。戸本無田也、而或冒收於人。受寄之弊既滋。編民之差愈重。且如往年優免、止據在冊竈丁以免其田、初非以田准丁而槩免之也。自有倭患之後、祇因一二鹽場具告竈丁傷耗、始許有田之竈、以五十畝准爲一丁、辦納鹽課、仍照舊規優免、致未經倭患鹽場紛紛比例、此詭寄之弊、所以日深、而民竈之不均、職此故也。及查竈戸之中、其豪富者、出辦課銀、爲力甚輕、而濫免避差、獲利甚厚、且專灘

蕩巨利私置竹盤任力煎煮任情給賣而於一切有利處所或占為田或占為庄漫無紀極此富者所以日富也其貧弱竈戶業無片田蕩無寸沙既無別項規利不免照丁納課催征之急不至賣鬻逃亡未已也蓋由竈丁例不分戶其田皆總收戶長名下如優免則論丁而有丁無田者徒有納課之苦不受優免今江浙民糧亦並丁糧于田則之賜若非裒多益寡以田助丁通融辦課非惟民竈蓋論田不論丁自此而始也有不均之弊雖竈戶之中貧富苦樂亦自有不均者矣此誠閭閻疾苦所關所當亟為釐正為今之計如

竈戸大丁免田百畝原經題奉　欽依固難別議若夫免剩餘田與民一體審編力役此則於情法為兩全於民竈無偏倚等因各到臣據此查得見行事例各場竈戸每一大丁免田百畝此以其在場有熬波汲海之勞候商有消耗虧賠之苦而　國課賴以供輸　卹典因之獨厚議者復恐民差妨其煎辦又云免剩餘田止許量派輕省銀差不許困以重大力役殊不知優免之惠徒能利於殷富不能及於貧難夫貧者身親在場供辦則又無田可免其有田堪免者

多係掛名竈籍之人若本戶既果有田百畝以上則辦課本不爲難煎鹽之役自有家人任之雖應力差豈足爲累況近年議徵鹽價已非往日之難如引鹽則聽商人自相支買如蕩地悉與竈戶分派收租既無煎辦之勞又無賠耗之苦以商人貿鹽則有厚價以照丁優免則有定規夫以優免之利如此以致姦豪之徒巧僞百出在竈丁既利優免之多每受寄富民之田在富民亦利徭役之輕多詭寄竈戶之籍今試以優免之厚薄驗辦課之多寡言之如紹興府三

江曹娥錢淸西興石堰等鹽場、共計有五、計竈丁二萬九千七百餘名口、以三江一場例之、則計團三十有四、計丁四千五百三十有奇、鹽課計兩不踰二千八百、而所免之田、計畝則一十五萬五千五百有奇、卽三江一場、而他場可知、計紹興一府、而他府亦可推矣、又以詭寄之端。與濫免之實言之。如台州府所報臨海等縣、有如一戶係絕竈不辦鹽、明是丁盡戶存、却又帶有民田塗田、與夫山地各若干、遇編差役、有司既免其丁、復免其田、免外又止派輕省銀差、又

有戶本無丁，而以義男女壻名色冒收入籍者。有已本無田，而以新收續置名色貿收入冊者。又有如一戶係軍竈，軍存竈絕，免丁之外，又復免田。若此之弊，舉一戶而他戶可知，即一縣而他縣亦可見矣。邇來竈丁日增，民丁日減，竈田日多，民田日少，要皆詭寄之明驗也。蓋不惟詭田而又詭丁矣。彼竈戶十年止辦課銀一十八兩，如民戶十年之內，審編正役均徭丁田各一度，輕重等役不同，其至重者每費銀百兩。民竈之間，相較懸絕，若竈戶復於百畝之外，免剩之

田。又止量派輕省銀差。則百凡重役。未免悉派於小民。切恐窮戶之詭弊日滋。而小民之困苦日甚。其勢必不能支矣。

題爲均徭役以杜偏累以紓民困事

查得按屬各州縣編審均徭。俱隨各甲內原額丁田。挨年編派。其法初未嘗不善。但姦民欲避重就輕。往往詭寄糧多甲下。而宦豪之家。又花分子戶。頻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輕重愈失其平。法意蕩然矣。臣入浙之初。切見有司賦斂煩急。民不堪命。已經議將

凡公巡方浙省大有德于地方均徭一事其濟也

館夫庫子改爲銀差、斗級役滿免其守支鹽捕徵銀抵補額課、凡此皆均徭中之重役、先該臣具疏題請小民皆欣欣然向臣稱便、近該臣查得餘姚平湖

此則江南行條鞭法之始事也

二縣、原著有均徭一條鞭之法。凡歲編徭役、俱於十甲內通融隨糧帶徵。行之有年、事尤簡便。蓋以十年之差、而責之一年。則重而難、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則輕而易。官免編審之勞、民受均平之賜。然人戶有貧富不同、復將丁田分而爲二。有田之丁及以田折丁者、每丁編銀必增其數、有丁無田者、每丁編銀

量爲遞減使於均平之中尚寓存恤之意其餘詭寄冐免之弊一旦革除殆盡通變宜民法莫良於此矣。但土俗民情桀難取必又經通行各府州縣查訪相同臣恐已編過五甲惟有五甲應編其間優免扣除勢難牽合每巡歷所至節據湖州等府士民人等咸謂願除已編五年一面將未編五年查照通融均平今恐沮撓不行或致中變士民之言如出一口故臣深知此法確然可行雖歷百世而無弊也況紹興所屬臣已督行一年卓有明效別無可疑除通行各該

守巡道酌議另行外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參酌如議施行、

題爲陳末議以保海隅萬世治安事　制御番舶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焉、蠻夷雜居、禁綱疎濶、山海之寇嘯聚不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智者銳幾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而謗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邦、習聞已久、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冰者著爲論列、竊效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　陛下試垂

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蠔鏡澳
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
環大海接于牂牁曰石峽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
往年夷人入 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
賫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
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其通
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爲之椎髻環耳效番
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船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
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

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迨船出洋卽撤去。近數年來。始入蠔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爲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

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爲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船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爲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麥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

官禀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爲鷸鷸之資，豈能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玩，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酌爲區處，明諭以 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舶往來，其灣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所至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譬曉之，必欲早爲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爲憂，則禍蘖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

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舶抽盤，雖一（然今番舶之在廣東亦已久矣，不為中國之患，蓋其利在通市）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撫綏何之心也，作我切大變之而已）或謂彼利中國通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覩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為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舶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

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呼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為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卽禍本潛消矣

酌陳備邊末議以廣屯種疏　邊外種樹

竊惟邊人能安其居而樂其業。在內地則生聚益繁而田廬日闢。在邊關則藩垣孔固。而烽堠夜寧。故食足兵強。爲久安長治之計。誠莫踰此。臣職專屯務。已

別有疏請自　上裁其事隸兵部掌行者合另具
題以　查議該鎮邊事在諸臣夙夜焦勞羣策畢舉
臣復何言但念屯牧所關義當建白謹效一得之愚
備　聖明採擇　一固邊防以興農業查得薊昌二
鎮重岡複嶺蹊徑狹小林木茂密官軍可以設伏胡
馬不得直馳故先年東路惟設巡撫一員兵備一員
戸部管糧官一員歲費不過數萬緡而止近來增設
文武大臣及沿邊官軍其兵費視三十年前　數
十倍兼以脩邊建寨舉無遺策而虜人犯塞迄無寧

時其故何哉蓋由嘉靖廿年間沿邊諸臣以營繕之故輒伐木取材不思爲邊關萬世慮其後積習相仍遂弛厲禁燒柴爲炭折枝爲薪益無復顧忌馴致今日殆有甚焉或伐木徧搜於絕巘以給脩邊之工或採薪貿易於通衢以供撫夷之費斧斤剝削萌蘖殆盡無咸乎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也夫脩邊之役固爲備禦長策然勢不能敵則潰牆而入拒之爲難邊牆之外深濬長溝遠者數百里自謂神馬亦難飛渡然虜人擁衆數萬捧土塡之即十里深溝俄頃皆爲平

地雖有撫邊將士。地里寥曠。豈搏擊所能及乎。惟繁植林木。其利比於築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於山川丘陵。邊臣莫不知之。而竟莫有毅然身任其責。而嚴禁樵採者。何耶。蓋脩邊工程。歲無虛日。給賞屬夷。動費鉅萬。沿邊將士利害所關。悉竭其膏脂爲之。雖嘗給以官銀。其間豈能十一。非借樵採。兼扣月糧。將安取給乎。且邊工以丈尺分殿最。卽將領而上皆藉口於此爲功能以避誥責。而何暇於林木之愛乎。就令從今栽植。計其效當在數年之後。任勞於已

邊脩廢弛撫爲止計目前不爲他

而不能必其成於旦夕之間故皆置諸度外自今日

昕披管若地耳

觀之得失利害較然甚明胡馬數入卽不獨屯田撫綏而民間耕鑿亦豈能安其業乎臣愚謂修邊固不可廢而樹木為急近日周行境上見邊牆率多完固其間所未備者特補葺之工耳乞行督撫衙門通行備總叅等官各照原分信地凡邊牆之外山崖空曠去處廣種樹木如榆椰之類皆易生之物如棗柿之類皆北土所宜彼此聯絡各横闊十餘里每年以種木多寡為邊功之優劣巡關御史通行委官查驗分

別勘懲，仍嚴示禁約，凡有故違樵採者，民則引例發遣，軍調烟瘴地面，所部將官，不能禁緝，一體重究，則數年之後，千里成林，而虜人絕南牧之路矣，其視今日脩邊之勞逸難易，相去豈特倍蓗耶。况邊牆歲久，未免傾頹，復勞脩葺，若林木培其根柢，日漸長養，不待十年，即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邊塵不動，徧野皆農，何患屯政之不舉乎，至於邊牆以裏，各有險隘之地，如兩山對峙，峭壁危立，僅可單騎通行，即相度地宜，厚植林木，若虜既內犯，或扼其初至，或擊其惰歸，

或遯其前或掩其後據險設伏皆可恃以用吾之長技矣或曰遵化鐵冶及撫賞脩邊皆於樵採不可缺之何其能已乎夫 國家兵政備邊爲急若能制禦胡虜即百鐵冶皆設法區處當亦不難撫夷諸費久累軍丁已非優卹之道獨不可悉爲酌議乎是在任事諸臣一注厝之間耳

清理鹽法疏　疏通引鹽

竊惟 國家經費莫大於邊儲兩淮煮海爲鹽歲課甲天下九邊之供億實賴之先年邊計常盈公私兼

利遡來時異勢殊、沿革不一、成法幾於蕩然矣、或取給於一時、而不防其末流之患、或牽持於衆論、而不察其受弊之源、專事紛更、迄無寧歲、臣謬叨總理之任、愧無經畧之才、博採輿情、旁稽往牒、已經督同各該兵備等官、就事叅詳、因時考訂、悉加籌度、曲示劑量、酌通變權宜之方、爲救弊補偏之術、欽遵 勅諭條目、照欵開陳、實出千慮之愚、似爲一得之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
壅滞者作何疏通、 一設法銷引、夫引目壅滞、則鹽

法不通積累數多則勢難盡掣如先年加增工本鹽三十五萬引以至停積引目至五百有餘萬此壅滯之病根也若非權宜酌處終無疏通之期查得淮南每年掣鹽捌单每单柒萬三千引今議加爲八萬五千引淮北每年四单每单該鹽五萬引今議加爲五萬五千引淮南淮北每歲共加引一十一萬六千有奇行鹽地方消遣甚易商人稱便課額日增見在淮鹽不三年可以盡掣矣至於銷引銷鹽皆疏通之艮法除各单加掣外更欲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行小

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淮南納餘鹽銀五錢二分五厘淮北三錢七分三厘若令即日解細小包未免工費煩難商人虧損恭候題奉　欽依到日爲始即行各場細鹽俱照嘉靖初年斤數不許過多候淮鹽掣盡然後挨掣小鹽淮南每单八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十萬四千引淮北每单五萬五千引扣算加增爲七萬引一年之內復多銷引目二十一萬有奇較諸常額每年多銷引目共三十二萬八千引疏通之法何以加此或曰小鹽之行銷引雖易每年少餘鹽銀

（附減鹽斤指增引目代小鹽銷積鹽爲劑中平　査政理之于兩淮亦倣此行之）

二萬五千七百六十兩於課額得無損乎臣反覆思之歲額餘銀六十萬非盡爲餘鹽得此蓋於割沒取盈焉今引目既多則割沒益倍矣當不下十萬之數又何患餘銀之不足乎每引少餘鹽六十五斤因而減納餘銀一錢七分五厘一則寛恤商人一則疏通引目不惟可銷目前之壅滯雖傳之經久似亦可行而無窒礙矣若欲照見行則例每引五百五十斤須待引目盡銷之後再加酌議另行亦未爲晚也

一務查實效竊惟天下之事職掌既相關則責成當有

明法、彼此相推託、則綜覈盡爲虛文、兩淮行鹽地方除巡鹽御史歲經巡歷考成外、其餘事關各省、禁令難齊、先年總理鹽法都御史累經題奉　欽依、坐委江西湖廣河南鹽法道嚴行監督、各該有司、以銷引之多寡、別功過之殿最。其有不及數者。即考滿給由、嚴行查覈叅問住俸、各有明條、而該道之舉劾、兩淮巡鹽御史實柄之、法可謂詳且密矣、然引之銷繳十無四五、官之勸懲百無二三、若舉刺該道、則寂乎未聞、此無他、皆積習相沿之過也、臣至兩淮、查前後題

請事宜、悉已通行各省矣、然稽其成效、造報者誰與覆覈者誰與簿牒令不相聞、功罪何由考見、鹽法之壅塞、何怪其然也、臣愚再三籌之、謂各省府州郡縣避遠、獨以鹽法道一人兼督、雖稱事有專職、其實勢難必行、遇智巧有司、輒以空文相蒙蔽、豈能一一就近察之、查得各府皆有守巡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內州縣、各從近地分管、某州縣隸分守道、某州縣隸分巡道、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二扇、每季內開商人運到官鹽若干、引目若干、或自行發賣、或舖戶轉

販彼此有無抑勒鹽法果否疏通州縣一體查造各府併造所屬凡有利病事宜逐一具詳區處如或水陸難行商人不到有何緣由俱要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同時齎送各該道覆查無異即令具印鈐文簿一扇通將分理府州縣驗其引目分別功罪某完及幾分某不及幾分遵照先年題准事例明開某應旌異某應戒飭或參問住俸等項各爲差等聽巡鹽御史上半年於六月終下半年於（兩淮號課分上下兩解故令道考成亦分兩限）十二月終查道路遠近各差人給與脚力齎文前去

查取守巡道印以原引連簿封付本差領回其巡鹽御史即將各守巡道所擬再加參酌照例開列條款應參者參應獎者獎通於接管一年內具　題該部據實覆　請亟加勸懲

一議減開中竊惟兩淮鹽法自昔疏通近因開中數多而商人附帶餘鹽益倍徙無算鹽多則消遣不盡引多則支掣不及日益月累力無所施今工本之鹽已停一二年來漸見疏通此其明驗也然守支商人今猶苦之查得　舊制兩淮鹽法七分常股三分存積近因報中紛紛而二項

名邑，亦混然無辯矣，今欲於七分常股，照常開中，而存積三分，暫行停止，使引目既少，鹽價必增，人情樂趨，而其效立見矣，此於本邑供邊之數，雖一時未免少減，然權宜通變，責效將來，誠未可屑屑為錙銖計也，況鬻鹽之數，一如往年，解部餘銀，照常不廢，亦何憚而不為耶。

一先期給引，查得鹽運司每年預處官銀，遵奉　欽依事理，差人前往南京戶部，請給當年引目，回司給發商人，以免守候之苦，此法人人稱便，但據各商告稱南部請引，姦弊多端，托故留難，科

索無厭、有後至而先給者、有坐守經年而展轉遷延者、此皆職掌官員、失於稽察、以致左右人等、任意科求、商人久羈、鹽法壅滯、亦多坐此、臣愚乞行南京戶部、每年坐委司官一員、專管鹽引、如運司預請關給、即具呈巡鹽御史、移文該部經管官員、務要依期給發、仍具回文查驗、若復仍前遲悞、據實查參、庶事有專職、關領如期、而商人支鹽、不致曠日持久矣、

私販者作何禁制　一收買餘鹽查得私鹽橫溢、則官鹽壅滯、而私販之所以盛行者、以餘鹽未盡區處

也。蓋勤竈數口之家全資餘鹽以爲歲計。若商人收買不盡則其勢不得不歸之私販矣今欲查各戶竈丁之多寡人力之强弱。盤鐵若干。草蕩若干。滷池若干。終歲所煎。正鹽若干。應有餘鹽若干。分司官先期督同場官總催人等逐戶面審登記簿籍每年除正鹽併商人收買餘鹽外仍有剩數若干官爲收買其合用鹽價請於割沒餘銀內借留十餘萬以備支用或謂官買餘鹽則竈丁與官交易未免納鹽有轉輸之難給銀有守候之苦其何以堪若轉販於民間卽

俄頃立就。絕無留難。雖至愚者。亦豈肯舍此而趨彼哉。此其說誠然。臣三復思之。亦慮之未盡其方云爾。查得各場多殷實竈丁。皆習聞鹽場之利病。而朝夕與俱者也。今欲於上場僉肆名。中下場各貳名。免其總催等役。責令管買餘鹽。按月給領官銀。授以印信文簿。令其將銀自壹錢以上者。皆預先鑿定。各照輕重數目。另封收貯。如遇竈丁餘鹽。即時秤對明白。就給見銀。不許頃刻留滯。其各場俱有竈倉。通行脩理苫蓋。每倉添設人夫。大場四名。小場二名。同原設倉

夫看守、如有侵欺、各從重追究、每年收買餘鹽、或貯以爲存積、或買補商人、令其照常納價、其苫蓋席草等項、俱用官銀、每半月該場官吏查算一次、每月終將買過鹽斤、用過銀兩、開印信手本送各該分司稽查、每季終各分司親赴各場、照依月報數目、查丈鹽斤有無少欠、類造鹽册、開送總司、備呈巡鹽御史、每年冬夏二季、造册報部查考、凡 切典守之責、或力不能支、如水火盜賊之類、即分司官親行勘驗、不得貽害追賠、其收支各項利弊事宜、俱候逐一稟官、亟

加酌處至於餘鹽之價此商人交易者須量爲增益蓋鹽倉之遠近難齊道路之險夷不一有商人應支正鹽而榜派場分偶遠自願別場買補不願本場關支以避脚價之費即此推之則竈丁餘鹽不可不收而其價實有不可强同悉聽分司官隨地斟量酌爲區處每百斤比常價或加伍分或加叁分使竈丁樂於官買而翕然從之乃爲長策其收買之人如有抑勒虧損許竈丁卽時口告以憑究罪竈丁未納正鹽先行轉賣及販與鹽徒定行從重處治各分司刻示

曉諭通知以便遵守或曰解部餘銀歲不可缺今借買餘鹽則不能取足原額矣年例所需何以應之夫事固有先損而後益者借餘銀以買餘鹽銀固不能依期以解部而原銀初未嘗損也況所收餘鹽留爲存積以備他年開中則其利更有不可勝言者臣所謂毋取給於目前而圖爲經久之利者此類是也

一禁止私煎查得淮南安豐諸場鹽出於煎燒必藉用盤鐵淮北白駒諸場鹽出於曬晒必藉用坢池然盤鐵原有定額坢池原有定口非竈戶所能私專置

造也、今則家家增繳。戶戶開池、場官畏而不敢問、司官遠而不及知、私晒私煎、日增月盛、蓋不知私鹽之積、將何所紀極也、失此不治。而覬覦於私鹽之緝捕。譬諸治水。泉源方滲。尤泥可封。洚水橫流。則千防莫障矣、臣細加咨度、訪之貧竈、極陳時弊、謂在嘉靖癸拾年、舊盤損壞、告官脩理、富竈姦商、合謀作弊、始告於官曰盤鐵重大、而難於脩補、鍋鐵輕省而便於置造、且盤煎之鹽青而鹹、鍋鐵之鹽白而潔、商人有取舍焉。官司聽其便宜而許之。鍋鐵之興始於此。然猶

官有防禁也。繼而富竈與經紀合謀、再白于官曰、鍋鐵雖容置買、但鐵冶住在鎮江、隔越長江之險、置買甚難、乞要召匠開鋪于揚州就近買辦、免遭覆溺、官司又墮其可欺之方而信之、遂召鐵匠就白塔河開場鼓鑄、而擅買私鐵者、明目張膽而爲之、縱橫絡繹、蕩然而莫之禁矣、是以各場富竈、家置叁伍鍋者有之、家置拾鍋者有之。貧竈爲之傭工。草蕩因而被占。巨船興販。歲無虛日。問其壹鍋日煎火鹽幾何、謂每鍋一伏火。可得火鹽壹大桶。一伏火者。一日一夜也

壹桶者以斤計之。可得貳百餘斤也。夫壹鍋日計火鹽可得貳百斤。則拾鍋一日可得貳千斤。百鍋可得貳萬斤。各場終歲。殆莫計其幾千百萬矣。多方緝捕。可得而止之乎。今欲將鐵匠即日遞回鎮江原籍。不許留住揚州開鑄。以絕其私煎之具。各分司官督令各場官吏親詣各竈。督同總催竈頭。逐場逐戶。查報磚池若干。私池若干。盤鐵若干。官鐵若干。私鐵若干。盡數開申以憑酌量。每場用盤幾角。用鐵幾口。計壹場額鹽若干該用鍋鐵若干。如盤鐵不便煎燒。從宜

易以鍋鐅亦可也。但須官爲置造，每壹官鐅，必運

司花押，無花押，則爲私鐅。置私鐅者，比照私鹽千斤

坐以重罪。有犯而不舉者，則同竈連坐。本場官吏坐

贓并究。至於晒鹽場分私築鹽池者，盡行填塞。每歲

巡鹽御史出其不意，倏委一官行查，庶幾法禁嚴而

私鹽絕。私鹽絕而興販息矣。盖鹽徒之出沒無定，而

巡緝爲難；竈戶之煎煮有常，而禁捕爲易。其本又在

三分司官各在本場住劄，以時督率場官巡視譏察

則弊端無所逃矣。否則以邊海產鹽之地，而盡委於

拾數場官。而責其令行於姦竈。私煎私鹻。其可得而盡禁乎。說者又謂鹽法固在通商。尤當恤竈。假令盡禁私煎。彼貧竈日不聊生。將何所資以爲衣食。俯仰計耶。此其慮誠然。臣愚則曰置私鹻私池以私煎者非貧竈之力所能爲也。貧竈無立錐之地。不過自食其力耳。惟富竈累貲千萬。交結場官。串通總催。大開囤鬻之門。坐收壟斷之利。若一槩姑息。而不思所以處之。是所恤者小。而所妨者大也。此私煎之所以不可不禁也。

專利偏累者作何調停　一酌處引價查得　國初原無邊商內商名色自邊商難於守支故賣引于內商內商難于報中故買引于邊商一專報中一守支其初鹽法疏通引可速賣鹽可速掣彼此交易兩利俱全今鹽法不行在內商有支鹽上堆數年而不得掣者則其不樂於買引非得已也勢也由是抑勒減價之弊生而邊商始憂額矣在邊商有中引到司數年而不得賣者則其告掣河鹽亦非得已也勢也由是展轉增價之議興而內商始側目矣轉相攻激

視為寇仇，故曲示調停，河鹽舉三單，淮鹽舉五單。蓋以邊商之報中也，揭資於一二年之前，轉粟于數千里之外，櫛風沐雨，履危蹈險，甚至官司逼勒監併，鬻產以應其求。及齎倉鈔到司，而又苦于內商之抑勒，若非超掣河鹽，激勵而鼓舞之，郎諸商解散，邊塞空虛。將欲導其流而先竭其源，將欲強其枝而先戕其輪。為

國家飛輓者誰與？此河鹽誠不可不舉矣。又據邊商呂應麟等赴臣控訴，執稱河鹽既行，郎內商堆鹽守支年久，深以壅塞為患，若分撥引月，必待八

年以上方得掣賣坐受虧損雖至愚者不為也故邊商至此引既不能賤售鹽復不能守支亦於是乎坐困矣臣反覆咨詢乃知邊人中納糧草利在賣引以資奇羸之利朝入淮而暮還家乃其情也今留滯他鄉淹踰歲月關給引目收買餘鹽勞苦萬狀邊人何以堪此況餘鹽納價動稱鉅萬負重資而奔走南北往返畏途豈無他虞且聞告掣河鹽坐規厚利者多係截買之人於沿邊報中者無與焉故質之輿情皆稱河鹽之行否而鹽法之通塞隨之近查內商支鹽

上堆比三年前十減七八人情向背利害較然河鹽決不可不停矣然停掣河鹽而不詳議引價即彼此紛爭何時而定已經劄行兵備道召集邊內二商從公酌議將邊商引價著爲三等分撥見引淮南定銀玖錢淮北定銀捌錢分撥起紙關引淮南捌錢淮北柒錢分撥到司勘合淮南柒錢淮北陸錢酌量得宜彼此稱便若非設法再爲區處則將來內商之抑勒邊商之坐守猶夫故也今令內商將的名報出造册咨官如遇支鹽到橋頂壩行令白塔河安東壩各巡

司驗放鹽船如商人該掣鹽壹百引務要見有新引壹百引方准造单呈掣驗畢用印鈐記不得再照如無新引不許過橋入单臣覆審各商心悅誠服謂處分曲當別無異詞以後邊商上納糧草內商分撥引目彼此相濟著爲定規若邊商倉鈔已到而內商執拘留難許邊商齎送運司照數給價以便即日回邊其法須運司庫中先有餘銀俟邊商至給銀取其引目則內商不得勒減價值矣凡有引目在官內商依原價承買其官給價銀乞暫留割沒餘銀貳拾萬以備支用轉移之間當不出三月外即原銀照常解部矣數年紛爭寢于一旦停河

鹽固所以速淮鹽也。恤邊商所以厚內商也。自今論之。邊商跋涉諸艱。視內商何啻什伯。蓋內商利重則趨。利輕則散。鹽斤非價貴不賣。餘鹽非價賤不收。雖有守支之勞。終獲自然之利。是專利者內商。偏累者邊商也。告掣河鹽。乃其不得已之下策云耳。國初正鹽之外。原無餘鹽。隨到隨支。隨支隨掣。故不勞餘力。而引目疏通。今超掣河鹽。似爲邊商得利。然支掣之費。浮于內商。而轉販獲利。復遠不逮焉。所得無幾。而利歸稱貸之家矣。然則邊商亦何樂而爲此耶。故

邊商自以爲偏累。而以專利惡內商。內商亦以爲偏累。而以專利佐邊商。其趨利也。猶水之無坊也。苟無所底止。則橫決之患。孰能禦之。惟引價一定。則停河鹽於邊商不爲摧抑。行淮鹽於內商不爲偏利。在此無濡滯之患。在彼無觖望之私。二商相爲表裏。本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　一拆鹽舖戶。查得各商掣鹽之後運赴各州縣地方不能親賣。即有司查報殷實之家。脅令承買。隨便轉販。而先以鹽價給商人。謂之拆鹽舖戶。各該地方去鹽場隔遠者。私鹽不到。官鹽

大行，鋪戶皆樂為之，惟淮揚地方，附近鹽場，民間買私鹽既行則食官鹽者食私鹽，視官價減十之七八，以致鋪戶之鹽無地消少故罷鄢鄉史遷議減淮揚二郡額派而派之他遣，官商徵價，破產包賠，且報克之時，有力者皆賄緣處其後衮疏請以為淮揚二大郡何以少派故有脫免，淮中人之家，乃身任此役，其為累蓋百有餘年二郡食鹽之議復叔法尺其額數矣，完銷引目，追併甚難，鹽法壅滯，此亦一端，臣初入境，即紛紛赴訴，因召集各處水商，細加訪問，各稱大江以南地廣民一，食鹽數多，隨宜分派，再增壹貳拾萬引，綽然有餘，已行兵備道面審諸商，開坐數目，查二府拆賣之引，計陸萬有奇，均派各省地方，無致偏

累舖戶似得調停之法矣或謂鹽法之行當自近始若附場各州縣軍民通令坐食私鹽恐非所以明法古有計口授鹽而納直于官其法似為可行請查各州縣戶口冊酌量差等盡以官鹽付掌印官照里分授而歲徵其價解司庶法守畫一遠近無譏夫私鹽之禁律例甚嚴若使法不能行則課額何由取足但鹽之給散銀之追徵戶口實數難憑未免日增煩擾且貧難軍民肩挑背負易米度日原不在法禁之內則民間買食亦不盡禁可知也況聞有汲水為滷而

終歲不食鹽者。即一槩派徵可乎。夫革去拆鹽舖戶、使免偏累傾家、無容議矣。若使近場居民盡食官鹽照常納價、似爲難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此實有望于 陛下特恩也 一報中糧草查得各邊開中鹽糧、務要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奪則例具 奏。召商中納。此 祖宗成規也。邇來邊上中納、多不依時估。及雖依時估。而轉運交收。領給勘合。其間私費尤難盡言。甚或以勸借爲詞。而陰行科罰之訪、邊商之不堪命久矣。糧草湧貴。商人規避

遂督責沿邊有司。或報殷實富戶。或捉原日商人。驅逼上納。如捕重囚。其間鬻田宅。括資財。破家以奔命者。飲泣呼天無從籲告。可勝嘆哉。夫 國家以鹽課供邊。其利甚大。往年權貴之家。屬託夤緣。欲染指於其間。猶恐不入手。今商人之散。招之不來。而逼勒富民代之。此其利害較然矣。輕費無窮。民力有限。以九邊兵食大計。而偏累無辜。固非仁人之所忍聞。亦豈備邊長久之計耶。臣生長東南。於商人中鹽納糧草利病。纖悉未得其詳。獨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惟裁

邊上中鹽法止許商人中納不許土著人戶中納此祖制也

抑已甚則嚴父不能強其子豈勢力之所能驅遣乎令議於商人報納粮草曲加存恤減斤重寛斗頭計時估若干仍量洞數目若干以補其各色私費至於科罰勸借通行禁革倉鈔勘合給不踰時凡能寛一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賜莫不極力爲之其間別有區處事宜關係內地鹽法有非邊臣所能徑行者乞行各邊廵撫及管粮郎中等官隨事擬議務要委曲周全勉爲商人計各不時題請行臣與廵鹽御史加意籌畫內外相通互爲變通必使鹽法大行商人輳

集、始爲千百年永利、其責報商民、逼納糧草、不知此法創自何年、乞行沿邊撫按衙門、早爲區處、姑令偏累傾家、各另具足邊長策以
聞、庶轉輸常繼、而邊民賴有寧居、積貯常盈、而司農不至告匱矣、

行鹽地方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行鹽地方、照得淮鹽之利、所以甲於天下者、以行鹽之地、周徧廣闊而流通不滯也、江西一省、先是南贛袁吉四府、俱借行廣鹽、以資贛州軍門兵餉、近該巡鹽朱御史題

袁吉二府時食淮鹽時食廣鹽數數爭執

奉
欽依、改令袁吉二府、仍行淮鹽、舊地既復、鹽法

漸通矣尋聞軍門具　題仍令吉安一府復行廣鹽

大要江西有兵事則食廣鹽無事則食淮鹽也

夫廣鹽之行專爲兵餉計也今淮鹽願納兵餉亦何以異於廣鹽哉復原額行鹽之地納軍門兵餉之銀可謂彼此兩全矣既奉　明旨復中易之彼各爲地方用情誠非以此爲爭端也但贛州與吉安一水連接河流如飛不信宿可達臨江直抵南昌矣若廣鹽行於贛州而吉安不與焉則於萬安縣臨河咽喉之地設官盤詰禁捕私鹽庶幾無攙越之弊今既達吉安即晝夜横行孰能捕之近審水商皆稱廣鹽滿地

淮鹽不行。非惟吉安地方。朝更夕改。即袁州臨江等府。亦不能發賣矣。各商推避紛紛有詞。雖經派給水程。絕無一人認領。豈其逐利之心。故有所擇哉。蓋或淮或廣。興奪無常。官鹽私鹽。勢難並發。商人之遵從靡定。有司之禁令不行。雖至愚者。亦不敢投足於其間。自虧資本矣。今查廣鹽每引納軍餉銀壹錢貳分。若淮鹽到吉安。照此納稅。恐偏累不均。合無於通省淮鹽。每引均派若干。先令納稅。然後准其發賣。每年務足原數。類解軍門。則行淮鹽。是即行廣鹽也。在先

年已　題有成案奚容中變其說哉否則吉安既行廣鹽而袁州臨江皆非淮商所樂就矣坐失二府之利皆自吉安致之往於峽江設浮橋爲杜絕廣鹽之路曾未踰年盡行毀滅皆鹽徒惡其厲已而以洪水衝激爲詞此往事有明鑒也江西十三府而六府不行淮鹽欲引目之疏通其勢能乎湖廣如衡州寶慶永州郴州查　舊制俱係兩淮行鹽地方向聞各府執稱兩廣軍門明文通行廣鹽以致淮商不入其地而廣鹽自此盛行若非剖斷分明未免依違無據查

得巡鹽御史　題稱淮商若到量免抽稅以資剝淺
之費必待淮鹽賣盡方許廣鹽發賣仍抽納稅銀解
布政司隨便解部以給邊需曾經題奉　欽依似難
別議但廣鹽既許兼行而復使暫讓淮鹽彼此互市
誰能禦之且軍門題　准明文未知有何考據徵銀
解司解部未聞定數幾何臣愚乞行該部查兩廣軍
門曾否於何年題　請爲何年用兵各府每年徵解
稅銀若干有無完欠若干仍咨湖廣巡撫衙門備行
該府守巡及鹽法道通查各府鹽額每年應消若干

應納餉銀若干。淮鹽與廣鹽至此。道路險夷。果孰為便。昔論共價則行淮鹽不如行廣鹽或淮鹽可到。即令廣鹽不得仍前侵越。若淮鹽全不入境。即當專行廣鹽。所納課程。或應解軍門以充兵餉。或應解戶部以濟邊儲。悉著為畫一之規。而淮鹽原課若干。應否量為末減。亦於此當有定論矣。若河南南陽府。亦淮北行鹽故地也。初因淮鹽少到。暫許解鹽兼行。其後乃稱人情向背。道路遠近。獨使解鹽專行於一府十二州縣。惟舞陽仍行淮鹽。夫銅板祖宗舊制也。一旦持異論遂起而更之。初云暫許兼

行今則全奪之矣淮商未聞以遠道爲辭南陽未嘗喜解鹽爲近淮北之路雖稍遠而舟行甚便淮鹽到彼人競得之以爲食貨之珍解鹽之路雖稍近而馱載爲難毋遇雨雪載途連月不到卽價直高騰復摻和沙土人甚惡之臣嘗面問揚州府知府衛東楚江縣知縣方九功皆南陽人也悉稱郡人喜淮鹽惟恐其不至有得之私販者自以爲出於望外則所謂人情之向背道路之遠近其說得無誕乎況行鹽各有地方安得由人取介鎮江去兩淮近在咫尺而遠踰

數百里以食浙鹽。豈不辨遠近若是哉。法制所限。不容越也。臣愚欲權訪兼行之說。曲示調停。乞將南陽各州縣分而爲二。某州縣行淮鹽。某州縣行解鹽。權一時之宜。爲目前之計。待會議旣定。然後永久尊行。是亦疏通鹽法之一端也。再照兩淮之鹽流布各省不爲不廣矣。自今觀之。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州永州寶慶郥陽彬州。河南之南陽。皆行鹽故地也。事變無常。遂爲他省侵越。竟不能悉舉而復之。地方日見促狹。國課日漸加增。原額正鹽。誠不暇論。彼

數拾萬餘鹽、將安所消遣乎葢鹽法之行也譬則水焉、上流壅則導之、下流壅則疏之、所謂上流者、西北飛輓之人是也、所謂下流者、東南行鹽之地是也下流之壅滯、而欲上流之疏通、雖有絕倫之才、亦安能爲神輸鬼運之術哉、

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議處本色

惟淮鹽供邊、其利甚大、而山東長蘆次之故全納本色。惟兩淮爲然。山東長蘆俱納折色。仍搭配兩淮。如遇年豐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此定例也。除山東長

蘆無容別議外、以兩淮言之、邊中海支、原係　祖宗舊制、自弘治五年戶部尚書葉淇、以邊糧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費少而利多、遂改令納銀、發邊糴買、初年甚以為利、其後邊糧騰貴、積儲空虛、尋復開中本色、蘆鹽仍中本色至今猶然而議者不考以為盡行折色而飛輓艱難。商人利薄。大非往時矣。故論者每歸咎於淇、謂其廢壞　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淇改廢者。今已復其舊矣。每鹽一引、洪武初年、納銀八分永樂年間、納糧二斗五升、官之徵甚薄。商之利甚厚。蓋取給邊費者。不專於鹽課。故未暇深較也。臣至兩

淮再查各邊倉鈔每鹽一引官價伍錢其間所納粟米雖時歲之豊歉道路之夷險不能盡同然每引所納多者五六斗少亦不下三斗以上其路近而價賤者將及一石則其視　國初不特倍之矣至於解部餘銀每年六十萬此皆正德以前所未有也而邊餉常缺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哉蓋九邊額供之數以各省民運爲主屯糧次之此十例也而鹽糧乃補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先年民運屯糧歲盈常數故中鹽納糧草多在缺乏之時開中不常故引價騰

洞此鹽法所由疏通也若謂每引納糧二斗五升即能充實邊儲計淮鹽七十三萬五千引共該邊糧一十八萬三千石有奇其能盡給諸邊之費否乎今各邊中鹽一引官價五錢甘肅四錢五分盡令中納本色決不可紛更矣若改納折色事出權宜此弊端不可開也議者謂餘鹽開邊最爲大利種種論列確乎可行抑不知竈戶餘鹽本無常數若商人報中支鹽不知令竈戶出辦乎抑商人自買乎額外加派竈戶決不能勝若商人既納糧草復令買鹽不知其能堪

否耶。況報中正鹽全倚餘鹽爲利。若盡納本色。即耗損多矣。雖强之必不就也。且餘銀納於運司。原在掣鹽之後。隨時償辦。易於斡旋。就不畏其所難。而樂其所易哉。責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强人之所不欲。法必不行。臣愚謂餘鹽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法也。至於革去餘鹽。則引目易銷。誠救時之論。然困商病國。竈亦若之。其弊殆有甚焉。蓋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若止行正鹽七十萬。其何以足用乎。此餘鹽決不能革也。且各場竈丁。皆倚此爲命。私販之門。

不開即枵腹死矣若稍弛其禁則百萬私鹽橫溢遠近間欲官鹽之不壅滯得乎故徵銀解司發邊糴買較之開中本色者不爲大相懸絕之一旦革除則課額大虧商竈絕望於鹽法何利焉況改行小鹽每引量減其數而引月立見疏通又何必盡革而後可也

一禁止截賣查得內商製鹽之後即發水商承買給與水程各照行鹽地方前往各府投引發賣近有姦商乘時規利嘗以中途得善價輒便截賣所領官鹽全不到原派地方以致食鹽缺乏眾口嗷嗷阻壞鹽

法、莫此爲甚、今議內商掣鹽之日、轉販水商、卽查其的確姓名籍貫、取結投司、備將水商原派某府州縣地方、通呈巡鹽御史、行各省鹽法道轉行各屬稽查若過違限期四月以上不到、卽便呈巡鹽衙門、以憑移文水商原籍、嚴行追究、連內商一併提問、庶官鹽無往不達、而各省之民、並受其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